

张国浩

编著



不
是
月
亮

——认识你自己

蓝工

D442.64

21

3

女人不是月亮

认识你自己

张国浩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不是月亮/张国浩著. —北京:蓝天出版社,
1996. 10
(现代女性丛书)
ISBN 7-80081-651-6

- I . 女…
- II . 张…
- III . 女性-社会生活
- IV . D442. 64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14号)

(邮政编码:100843)

电话:66784244

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60千字
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9.00元

总策划 山 雨

主编 山 雨 田渴新

副主编 陈学建 郭 宁 苏 虹
张国浩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国新	田国华	刘源沥
苏 虹	苏 静	张国浩
金永吉	赵文心	姜怀志

目 录

芳草地忧思

一、渴望爱情

- | | |
|---------------------|-------|
| 故事之一：朦胧的觉醒 | (2) |
| 故事之二：往事如烟 | (6) |
| 故事之三：寻找“白马王子” | (11) |
| 故事之四：学会等待 | (15) |
| 故事之五：爱情游戏 | (18) |

二、悲怆恋曲

- | | |
|------------------|------|
| 故事之一：失恋 | (24) |
| 故事之二：畸恋 | (29) |
| 故事之三：单恋 | (33) |
| 故事之四：天堂的诱惑 | (37) |

三、芳心归何处

- | | |
|-----------------|------|
| 故事之一：黄白姻缘 | (43) |
| 故事之二：异国联姻 | (47) |
| 故事之三：神仙眷属 | (51) |
| 故事之四：情结良缘 | (55) |

泪洒伊甸园

一、婚恋的奥秘

- | | |
|-------------|------|
| 故事之一：平淡的日子 | (60) |
| 故事之二：柔情难系骏马 | (65) |
| 故事之三：开放的婚姻 | (70) |
| 故事之四：婚姻契约 | (74) |

二、孤城飘浮

- | | |
|---------------|------|
| 故事之一：三龄童戏言定离合 | (81) |
| 故事之二：不讲感情讲义务 | (83) |
| 故事之三：离婚女人是非多 | (86) |
| 故事之四：懒得离婚 | (89) |

家庭角色

一、妻子

- | | |
|----------------|-------|
| 故事之一：大丈夫的“小女儿” | (94) |
| 故事之二：不要太投入 | (98) |
| 故事之三：明星妻子的悲剧 | (105) |
| 故事之四：浪子和圣女 | (108) |

二、母亲

- | | |
|------------|-------|
| 故事之一：圣洁的爱 | (115) |
| 故事之二：责任与爱情 | (117) |
| 故事之三：生育机器 | (122) |



故事之四：新潮女性的选择 (125)

走出家门

一、女人与就业

故事之一：我差点饿死在街头 (130)

故事之二：丢失的草帽在哪里？ (133)

故事之三：市场只相信竞争 (136)

故事之四：属于你的机会已不多 (141)

二、女人与金钱

故事之一：当年，我曾经去经商 (146)

故事之二：火车上的奇遇 (151)

故事之三：一张车票 (154)

故事之四：假如我中了大奖 (159)

故事之五：夜幕下的交易 (164)

三、汗水与泪水

故事之一：不甘沉沦的打工妹 (168)

故事之二：走出自我的女大学生 (174)

故事之三：流泪与不流泪的女人 (177)

故事之四：修瑞娟的故事 (184)

悲歌一曲

一、沉重的翅膀

故事之一：潘虹的酸甜苦辣 (192)

目 录

故事之二：女强人的隐痛.....	(198)
故事之三：普通女职员的 24 小时	(201)
故事之四：两全其美.....	(207)
二、梦境与心境	
故事之一：K 之梦——但愿我是男人.....	(211)
故事之二：公主的梦 ——她梦见自己成了一个坚强的女人	(215)
故事之三：演员 A 的梦 ——走上领奖台，却伤心地哭了	(218)
故事之四：D 的梦 ——她掉进了陷阱里，恐惧地叫了起来	(221)
故事之五：黑夜中，博士一夜未眠	(223)
结语：未完的故事	
女性——认识你自己.....	(227)

芳草地忧思

这个世界，什么都古老，只有爱情，却永远年轻；这个世界，充满了诡谲，只有爱情，却永远天真。只要有爱情，鱼在水中游，鸟在天上飞，黑夜也透明；失去了爱情，断了弦的琴，没有油的灯，夏天也寒冷。

——艾青《关于爱情》

一、渴望爱情

女人们一旦准备公开内心深处的秘密，她们往往比男人勇敢得多，也爽快得多。她们的秘密也总是与爱情相关。无论是高贵典雅的妇人，还是流浪街头的贫女；是白发苍苍的老妪，还是充满幻想的妙龄少女，她们都渴望拥有真诚的爱情，都曾经或将要为爱情所激动、所苦恼。哲人说：爱是女人生命的全部，她们往往用整个身躯投入爱河，于是就留下了许多让人回味的故事。

那天晚上，女强人抢先讲了自己的初恋，其实那不是爱情，而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

故事之一：朦胧的觉醒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一位纯真少女的莫名嫉妒和青春期躁动，引发了一场悲剧。

那年，我不大不小，正是 16 岁。

16 岁的花季像一只小小鸟，穿云高飞；16 岁的花季像一头梅花鹿，清新明媚；16 岁的花季更像一株含羞草，充满青春的幻想和躁动。

你们别笑，等我讲完，也许你们就笑不出来了。

那是 60 年代初。我父亲和母亲都在部队工作，长年不在家，我是在省城外婆家度过童年的。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是三好生。初中毕业后，我考取了省高中。新学年来临时，我独自一人离开外婆家去省城。在火车上遇上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人。他见我初次出门，就主动帮我提行李、打开水、买饭，像兄长一样关照我。旅途中怕我寂寞还天南海北地神侃了一通。当时的我真被他震住了，他的热情、他的风度、他的才情，使我对他的好感。

当然，也仅仅是好感。当时的我们哪像现在的中学生早熟，省城到了，我和他说声再见，招招手就走了，连通讯地址也没留。他只知道我到省城读高中，不知道是哪座学校。

到省城读书后，我几乎将火车上的事忘了。一星期后，我惊奇地发现这位路途上的年青人竟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他见了我也大吃一惊。或许是那一路相处的缘故，一开始我在他面前就挺随便，他呢，也很喜欢我这个高材生。

一天傍晚，披着一身晚霞，我在校园附近的海滩边漫步。踏着沙滩，我开始作起少女那漫无目的的梦：“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挥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接了下去。循声望去，原来他正坐在不远的沙滩上朝我笑呢。

“老师，你也喜欢诗？”

“喜欢！你听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伤心，不用落泪；藏克家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可他还活着。’写得多么富有哲理啊！”

那一晚，我和他在海边坐了很久。从此，我们关系密切起来。文学像一条彩虹把我们连在一起。我向他提出什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或者曹雪芹、徐志摩、鲁迅等等没有止境的问题，他则尽力炫耀他的博闻强记。就在这一次次的谈人生、谈文学中，我被他吸引住了。我喜欢与他交谈，喜欢听他的声音，欣赏他那滔滔不绝的口才和一手好文章，但我们的关系严格局限在师生情谊上，我在心里只把他当作兄长。

有一年夏天，他女朋友来了，一位文静、聪慧的女孩，只比我大5岁。他开始与她一起进进出出，再也没时间和我交谈了。我感到了一种孤独，突然产生了一种妒意。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每次当看到他们在宿舍亲密交谈时，我会找个借口去找他，或问他一些问题。他起初有些不耐烦，但不知不觉就和我热烈地交谈起来，把女友晾在一边。次数一多，女友不高兴了，就和他闹，他拼命解释，越解释越讲不清楚，

弄得学校都知道了。学校就把我们俩找去谈话。我没想到事情闹大了，赶紧认错，说我是有点喜欢他，但我们之间绝没有出格的事。那女友气得和他分手了，当时，学校领导批评我们几句，事情就过去了。

在高三那一年，我和他几乎不来往了，见面点点头，从不作深谈。每天黄昏时分，他喜欢到沙滩散步，或独自坐在礁石上，默默沉思。而我则被痛苦噬咬着，心头被乌云笼罩着：他为什么这样，那一动不动的背影，是一种解脱？还是一种不祥预兆？有一次，我再也忍不住，跑到海边找他，我倾诉着我的后悔，我呜咽着，是我伤害了你，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了你。如果事情能够弥补，我愿尽一生一世的努力，愈合你那感情的伤口。

那一刻，他被打动了，但很快镇定下来，像兄长般替我抹去脸上的泪水：“你还太小，我不能害你，我已错了一次不能再错第二次。”

我脸色苍白地叫道：“不，你要给我一次机会。”

我的痛苦强烈地震撼了他，他有点不知所措，激动、兴奋又不安，笨拙地把我拥入怀里：“不哭，不哭。”一瞬间，任何话都是多余的，我们进入了热恋中。

我们的恋爱是在暗中进行的，但半年后还是被人察觉了。一时间学校里沸沸扬扬。这一次学校没有宽恕我们，他被斥责为“见异思迁”，品德败坏，调离了教师队伍。而我背了个处分，毕业时“动员”去了农村。

D哽咽着说完了她的故事。

685663

“后来呢?”公主急着询问结果。

D停顿了一下：“毕业后，我几次找他，他避而不见。听说，‘文革’中被打成坏分子，去了劳改农场，下落不明。”

大家都很难过。没想到爱没有给所爱的人幸福，反而彻底改变和摧毁了他。这对D来说是多么难堪和痛苦啊。博士安慰她道：“你不要过于自责，这不能怪你，这是时代的悲剧，好在一切都过去了。”

D摇了摇头：“起初我也安慰自己，错不在我，而是极‘左’路线造成的。可这几年我反复思考，造成这一悲剧我没责任吗？我为什么这么自私，在老师女友来时，还一次次去打扰他们，潜意识里把女友当作情敌，硬是把他们拆散。”

“你的过错在于太年轻，”博士道：“你对老师的感情起初只是好感，这种好感在一般情形下并不会转化为爱情。老师女友来临是一个契机。一方面使你不得不中断了与你所崇拜的人的感情交流，另一方面老师与女友亲密相处唤醒了你身上的爱的意识。生理成熟带来的对异性的向往，又诱使着你身不由己地把感情寄托在老师身上，结果酿成了悲剧。”

“不过，老师与他原来女友感情看来也不深，否则，不会为一个女中学生的年幼无知而分手。”公主插嘴道。

博士同意这一分析：“他们都是年轻人嘛。有首歌唱得好：年轻时我们不知道怎样去爱，等我们明白了，爱又离我们而去。”说着，她讲了埋藏在心底中的一个秘密。

故事之二：往事如烟

博士讲述了在她一生最困难的时期，曾有一位“他”暗地里钟情于她，等真相大白后，她心里有几许哀怨与惆怅。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初恋，可每当想起他，总感到有几许惆怅。

那是在“文革”前，我在京城一所著名的高校求学。那时的大学校园里，谈恋爱是一种奢侈。虽然也有极个别的“暗渡陈仓”，但我敢保证，男、女同学交往时谈得最多的是教授们所讲的内容——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博大精深的《资本论》、百科全书式的古典精粹《红楼梦》，以及进化论、哥德巴赫猜想、镭的发明与居里夫人……决不像现在的大学校园，成双成对的“鸳鸯”随处可见，连教室里自习、饭堂里吃饭、集体活动两人都相伴而行。咳，我们那时候单纯多了。

我在这方面也特别迟钝。大家能看出来，我长得不漂亮，不是那种让男人着魔的女人。我很瘦，戴副眼镜，很不起眼，我20岁时还没和男人拉过手呢，我也不去想那方面的事。

我那时除了专心读书外就想着挣点钱。我是从山村考上大学的，家里穷没钱供我读书。我又不愿将真实情况向学校透露，那是一种从贫困地区来的女子特有的自卑与自尊心理，于是我得想办法挣点钱。学校里的田径队和篮球队，每天有两角钱的训练费，我想方设法参加了。每天放学，我还主动打扫教室，其实是为了捡废纸订作业本。没人知道我

生活的困难，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朴实、勤劳、喜爱文体活动的学友。

大二的时候，班上的生活委员马啸在发伙食费时给了我18元钱，说多出来的5元钱是系里批下来的助学金。马啸长得高高大大，他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运动场上也惹人注目，听说有不少姑娘暗中垂青于他。我和他倒不常来往，偶而交谈几句也尽是讨论专业内容。

又过了一年，马啸被选为系学生会主席去校里开会。刚巧那天发伙食费。我问怎么少了5元钱，代办这件事的班干部说我根本没有助学金，而且从来就没有过。不问则已，这一问却带来了灾难。在当晚召开的班会上，班主任兼系党支部书记以“组织关怀”为名，硬要马啸承认有不良动机，同时要我坦白为了5元钱做了不道德的事。最后宣布要我在一个月内还他一年中给我的60元钱。

第二天，这件事被当作“桃色新闻”在校园里被传得沸沸扬扬。许多往事，被人们忆起：在田径场上，女子5000米跑正紧张地进行着，跑在前面的有我和另一名运动员。马啸在围观助威的人群中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他又是鼓掌，又是呐喊，当我终于超越对手，获得冠军，他的脸上也洋溢着光彩，兴奋地跑上来，递上毛巾和汽水向我表示祝贺。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弄得束手无策，没想到有人竟会默默地关注着我。我非但不感激他，反而怪他使我陷入了困境。

那些天我开始到处找活干。终于在校外一家印刷厂找到了活。替工厂拉纸，每车300公斤，来回40公里路，拉一

趟 5 元钱,共 10 车纸。下课后,我就溜出校园去拉纸。手握车把,肩勒纤绳,我满身疲惫地负重在繁华的街头。一趟下来,累得连脚步都迈不动。有时回来晚了,宿舍又锁了门,只好蹲在走廊里等到天亮。

终于,在规定的期限内,我当着书记和全班的面,将 50 元钱放在马啸的桌上:“还差 10 元,下午发伙食费时给你。”书记大喜,在我肩上拍了一巴掌,竟把我拍倒在地上。无需解释,透过衣服磨破的洞,同学们都看到了我黑紫溃烂的双肩。我装着刚强地从地上爬起来,目不斜视地回到座位上。

事后,有人告诉我,在我把钱放在桌上时,马啸的脸变得苍白,眼角都渗出了泪水,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座雕像。

从那天起,我从困境中解脱了出来,而马啸在班上却显得更加孤立。他变得沉默了,甚至学会了抽烟。我似乎感觉到那双忧郁的眼睛时刻在注视着我,那沉默的注视使我恼怒,常常狠狠地瞪他一眼,这时,他却报以微笑。当然,我却不敢想那微笑表示什么。

一直到我们毕业的联欢晚会上,一贯沉默的他突然一反常态,走上讲台唱起了一首苏联歌曲:“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套着三套车,有人在低声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边唱边深情地注视着我,唱到最后,那双眼睛已溢满了泪水。最后,他竟向我走来,请我一起唱,直到我跟着唱了起来,他才露出了微笑,伸手抓住了我的手。

教室里爆发出一阵掌声,我冲出教室,让泪水在黑暗中

尽情地流。

第二天我们各奔东西。他给我来了好几封信，我或许是工作忙，并没有很在意他对我的那份情。等到我到了婚嫁的年龄，我却一次次拒绝了许多提婚者。这时我才明白我一直在等着、想念着马啸，尽管我们之间没有过许诺、没有过海誓山盟，甚至没有说过一个“爱”字，但在我的心灵深处一直珍藏着对他的回忆。可这时我与他中断音讯快 10 年了，不知他现在成家没有。亡羊补牢，我鼓足勇气向他去信询问：“你一向好吗？”他似乎明白我想问的是什么，回信道：“过去我一直等着一个人，现在我与另一个人结婚了。”

我痛苦万分，真有点说不出的惆怅。现在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有一种落花般的轻愁。

公主叹道：“那个年代的爱怎么总是那么沉重、那么伤感。”

博士道：“那时我太年轻、幼稚，当爱来临时，让一切都悄悄过去。当我醒悟过来时，那变成记忆的帆早已寻无觅处。”

A 说：“或许一开始马啸对你暗中资助只是出于同情，可他美好、善良的情感却遭到了亵渎，你当时还他钱也是出于无奈。可我不明白在毕业晚会时，他几乎向你表白了他的感情，你却无动于衷。”

“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博士痛苦地说：“那场 60 元钱的风波对我冲击太大，使我明白像我这样没有任何背景，从山村来的女子要在大都市站稳脚跟，先要把工作做好，这